



尊經即所衛道辨偽正以尊經百詩先生  
之功業偉矣此等書必學識俱正方能措  
手豈僅以考據見長哉先生著述頗富  
四書釋地潛丘劄記並有刊本而此書竟  
無好事者一授剞劂殆以非場屋所便耳  
是可惜也 嘉慶丁丑八月三日 寶樹識

尚書古文疏證目錄

卷一

第一言兩漢書載古文篇數與

第二言古文亡於西晉時故無以證晚出之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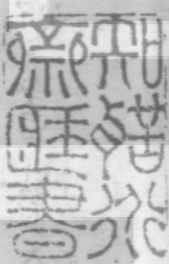
第三言鄭康成註古文篇名與今異

第四言古文書題卷數篇次當如此

第五言古文武成見劉歆三統歷者今異

第六言古文伊訓見三統歷及鄭註者今遺

第七言晚出泰誓獨遺墨子所引三語為破綻



第八言左傳載夏日食之禮今誤作季秋

第九言左傳德乃降之語今誤入大禹謨

第十言論語孝乎惟孝為句今誤點斷

第十一言孟子引書語今誤入兩處

第十二言墨子引書語今妄改釋

第十三言左傳引夏訓語今彊入五子之歌

第十四言孟子引今文與今合引古文與今不

合

尚書第十五言左傳國語引逸書皆今有

尚書第十六言禮記引逸書皆今有且誤析一篇為

二



尚書古文疏證卷一 目錄終

尚書古文疏證卷一

太原閻若璩撰



第一

儒林傳校

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

藝文志校

藝文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楚元

王傳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于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夫一則曰得多十六篇，再則曰逸書十六篇，是古文尚書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也。後漢書杜林傳：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後出示衛宏等，遂行於世。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鄭康成之傳注，皆是物也。夫曰古文尚書一卷，雖不言篇數，然馬融書序則云逸十六篇，是古文尚書篇數之見於東漢者又如此也。此書不知何時遂亡。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忽上古文尚書，增多二十五篇，無論其文辭格制迥然不類，而只此篇數之不合，偽可知矣。

按古文尚書實多十六篇，唯論衡所載其說互異。其正說篇云：孝景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殿，得百篇尚書于墻壁中。武帝使亡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祕于中，外不得見。至孝成時，張霸偽造百兩篇，帝出秘百篇以校之，愚謂成帝時校理秘書，止劉向、劉歆父子及東京班固亦典其職，豈有親

見古文尚書百篇。而乃云爾者乎。劉則云十六篇  
逸。班則云得多十六篇。確然可據。至王充論衡。或  
得于傳聞。傳聞之與親見。固難並論也。且云武帝  
使、者取視。不云安國獻之。而云武帝取視。其何  
據也。惟云孝景時魯共王壞孔子宅。較漢志武帝  
末三字。則確甚。何也。魯恭王以孝景前三年丁亥  
而徙王魯。徙二十七年薨。則薨當于武帝元朔元年  
癸丑。武帝方即位十三年。安得云武帝末乎。且恭  
王初好治宮室。季耳年好音。則其壞孔子宅。以廣  
其宮。正初王魯之事。當作孝景時三字。為是。愚嘗  
謂傳記雜說。往往足證史文之誤。要在識者決擇  
之耳。

又按孔壁書出于景帝初。而武帝天漢後。孔安國  
始獻。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則其相去已六  
十餘年。而安國之壽必且高矣。及考孔子世家。安  
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則孔壁之書  
出。安國固未生也。故大序亦云。悉以書還孔氏。科  
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愚意書藏屋壁中。不

知幾何年書出屋壁之外。又幾六十餘年。孔安國始以隸古文更寫之。則其錯亂摩滅。弗可復知。豈特汨作九共諸篇已也。即安國所云可知者。二十五篇。亦必字畫脫誤。文勢齟齬。而乃明白順易。無一字理會不得。又何怪吳氏朱子及草廬輩切然議之哉。

## 第二

嘗疑鄭康成卒于獻帝時。距東晉元帝尚百餘年。而古文尚書十六篇之亡。即亡於此百年中。後讀隋書經藉志。晉世祕府藏有古文尚書經。今無傳者。及永嘉亂。歐陽大小<sup>夏</sup>侯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歆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頗乖。逮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傳。奏之。予然後知古文尚書。自鄭康成注後。傳習者已希。而往。祕府有其文。亦猶西漢時安國止傳其業于都尉朝。司馬遷數人。而中祕之古文固具在也。故嘗為之說曰。古文尚書。不甚顯于西漢。而卒得立于學官者。劉歆之力也。雖不立於學官。而卒得大顯于東漢者。賈逵之力也。當安國之初傳。



壁書也。原未有大序與傳。馬融尚書序所謂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及漢室中興，衛宏著訓旨於前，賈逵撰古文同異於後，馬融作傳，鄭氏作注，而孔氏一家之學粲然矣。不意鄭氏而後，寢以微滅，雖博極羣書如王肅、孫炎輩，稽其撰著，并無古文尚書。豈其時已錮於秘府而不復流傳邪？何未之及也。然果秘府有其書，猶得流傳於人間，唯不幸而永嘉喪亂，典籍沉淪。凡歐陽大小夏侯學，號為經師，遞相講授者，已掃地無餘。又何況秘府所藏區區簡冊，和故古文尚書之亡。實亡於永嘉。嗟乎！嗟乎！出于伏生之口者，秦火不得而焚之；出於孔氏之壁者，晉亂遂得而滅之矣。予又思秘府果存其書，雖或有假託偽撰之徒，出秘書以校之，其偽可以立見。成帝時徵天下能為古文學，東萊張霸以所造百兩篇應，帝以秘書校之，非是，遂下張霸於吏。若元帝時秘書猶有存者，而梅賾所上之傳，何難立窮其偽哉！唯秘府既已蕩而為烟化，而為埃矣。而凡傳記所引書語，諸儒並指為逸書，不可的知者。此書皆采輯掇拾，以為證驗，而其言率依於

理。又非復張霸偽書之比。亦無劉向劉歆賈逵馬融輩之鉅識。安得不翕然信之。以為真孔壁復出哉。

按牛弘歷陳古今書籍之厄。以劉石馮陵典文遺墜。為書之四厄。及余徵之。兩晉益合。秘書監荀勗錄當代所藏書目。凡二萬九千餘卷。名中經簿。今不復傳。隋唐時尚存。故經籍志云。晉秘府存有古文尚書經文是也。元帝之初。漸更鳩聚著作。即李充以勗舊簿校之才。十之一耳。古文尚書之亡。非亡於永嘉。而何哉。余曰。嘆前古之事。無不可考。

者。特學者觀書少而未見耳。王銍之言。殆謂是

與

又按東晉元帝時。梅賾上書者。草廬之言。實從孔

穎達舜典疏來。與經籍志合。但穎達又于虞書下

列晉書云。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前字疑譌。不

然。前晉秘書見存偽書。寧得施行邪。且今晉書荀

崧傳。元帝踐阼。崧轉太常時。方脩學校。置博士。尚

書。鄭氏一人。古文尚書。孔氏一人。則孔書之立。似

即在斯時。穎達所引晉書。乃別一本。今無可考。

又案孫炎字叔然樂安人三國志王肅傳稱其授  
學鄭玄之門人蓋弟子再傳者與肅同時是為魏  
人顏之推以為漢末人者非也

第三

尚書百篇序原非自為一篇不分寘各篇之首其分  
寘各篇之首者自孔安國傳始也鄭康成註書序尚  
自為一篇唐立尚存孔穎達尚書疏備載之所云尚  
書之逸篇數<sup>迴</sup>與孔傳不合孔則增多于伏生者二  
十五篇鄭則增多于伏生者十六篇二十五篇者即

今世所行之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  
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  
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  
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  
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周命二十五是也十六篇  
者即永嘉時所亡失之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三  
大禹謨四益稷五五子之歌六胤征七典寶八湯誥  
九咸有一德十伊訓十一肆命十二原命十三武成  
十四旅獒十五周命十六是也十六篇亦名二十四

篇蓋九共乃九篇。析其篇而數之。故曰二十四篇也。鄭所註古文篇數。上與馬融合。又上與賈逵合。又上與劉歆合。歆嘗典校秘書。得古文十六篇。傳問民間。則有安國之再傳弟子膠東庸生者。學與此同。逵父徽實為安國之六傳弟子。逵受父業。數為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故古文遂行。此皆載在史冊。確然可信者也。孔穎達不信漢儒授受之古文。而信晚晉突出之古文。且以舜典汨作九共二十四篇。為張霸之徒所偽造。不知張霸所偽造。乃百兩篇。在當時固未嘗售其欺也。百兩篇不見于藝文志。而止附見儒林傳。云文意淺陋。篇或數簡。帝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有弟子樊並。詔存其書。後樊並謀反。迺卒黜之。曾謂馬融鄭康成諸大儒。而信此等偽書。我大抵孔穎達纂經翼傳。不為無功。而第曲徇一說。莫敢他從。如毛詩戴記。則唯鄭義之是從。至于尚書。則又黜鄭而從孔。是皆唐人稗章句為義疏。欲定為一是者之弊也。噫。孰知此一是者。而竟未嘗是也哉。

按鄭康成註書序於今安國傳所見存者仲虺之  
誥太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  
君牙十三篇皆註曰亡於今安國傳所絕無者汨  
作九共典寶肆命原命十三篇皆註曰逸不時也  
也又於安國傳所分出之辨典益稷二篇皆註曰  
逸是孔鄭之古文不獨篇名不合者其文辭不可  
符而同即篇名之適相符合者其文辭亦豈得而  
盡同哉然則豫章晚出之書雖名為源流于鄭沖  
正未必為孔壁之舊物云

又按孔鄭之古文既如其中異矣乃說者必欲  
信梅所獻之孔而不信鄭所受之孔遂以鄭所受  
之孔為張霸之徒偽撰今張霸書已不傳而見于  
王充論衡所引者尚有數語曰伊尹死大霧三日  
其何等語而可令馬鄭諸儒見耶偽泰誓三篇歷  
世既久馬融尚起而辨其非若張霸有兩篇甫出  
而即敗已著于人耳目者王充淺識亦未知可信  
而馬鄭諸儒識顧出王充下耶然則汨作九共二  
十四篇必得之於孔壁而非采左傳案書叙者之

所能作也

又按隋書經籍志云有尚書逸篇二卷出于齊梁

間考其偏篇目似孔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

末今亦不傳但不知其篇目可是汨作九共等否

果是汨作九共等必晉亂之餘彫磨零落尚什存

其一二千人間者當其時孔傳方盛行而在又無

好古之士能取康成所註逸篇之數以一一校對

使康成之言為可信而竟不復有隻字存矣惜哉

不然則是齊梁間好事者為之也尚書五十八篇原

無嘉禾篇而王莽傳有引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

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此必

王莽時所偽作何也漢人尚災異故張霸書有伊

尹死大霧三日之說王莽歆居攝故羣臣奏有周

公為假王之說蓋作偽書者多因其時之所尚與

文辭格制亦限于時代雖極力洗刷出脫終不能

離其本色此亦可以類推也

又按新唐書藝文志有尚書逸篇三卷為晉徐邈

註宋初猶存李昉等脩太平御覽曾引用之余約

見其四條。其一條重出。其三條云：堯子不肖，舜使居丹淵為諸侯，故號曰丹朱。又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又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余竊謂堯子不肖，舜使居丹淵云云，即本漢書歷律志堯讓天下於虞，使子朱處于丹淵為諸侯，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即用呂氏春秋引尚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而易五為七，怪為德，亦同。孔傳：太社惟松云云，即用白虎通引尚書曰：太社惟松，五句，而下增天子社廣五丈，並同獨斷以所見如此。則所不見者諒亦多。傳會可知矣。余故曰：此齊梁間好事者為之也。而又假託晉儒者徐邈註以自重。嗚呼，事莫大於好古，學莫善於正偽。韓昌黎以識古書之真偽為年之進，豈欺我哉。

又案伏生勝尚書大傳三卷，鄭康成註者，今亦不傳。僅散見他書。宋王應麟困學紀聞云：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使民無傲。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豈伏生亦見

古文逸篇初余謂王氏之說非也。壁中逸書有九  
共而無帝告。縱使伏生及見亦不應有施章乃服  
明上下一語竊意伏生于正記二十八篇外又有  
殘章剩句未盡遺矣。志授諸其徒而勝歿之後  
其徒張生歐陽生各雜記所聞以纂成斯傳不然  
鄭康成固見九共逸書者。苟非真出九共康成寧  
為之作註邪。但又引盤庚曰若德明我湯任父言  
身應言又引酒誥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皆古文  
所無豈今文獨有乎。今無可考然則劉向以中古

斷文校所傳今文酒誥有脫簡一諒業為補正未聞  
與酒誥復有增文也疑或出後人傳會未必一一受  
諸伏生云

又按今汲冢周書漢志止名周書劉向以為蓋孔  
子所論百篇之餘故六朝人亦謂之尚書逸篇觀  
南史劉顯傳可見傳云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文字  
零落諸人無能識者顯一見曰是古文尚書所刪  
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



古文逸篇初余謂王氏之說非也。壁中逸書有九  
共而無帝告。縱使伏生及見亦不應有施章乃服  
明上下一語。竊意伏生于正記二十八篇外。又有  
殘章剩句。未盡遺。志者。口授諸其徒。而勝歿之後  
其徒張生歐陽生各雜記所聞。以纂成斯傳。不然  
鄭康成固見九共逸書者。苟非真出九共。康成寧  
若德明哉。湯任父言早應言。句讀未詳。一庚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  
校所傳今友酒誥。友字錯。是文字。

開。無豈。今文。獨有。乎。今無。可考。然則。劉向。以。中古

曰。封。唯。曰。若。圭。璧。皆。古文

文校所傳今友酒誥有脫簡一諒業為補正未聞  
酒誥復有增文也疑或出後人傳會未必一一受  
諸伏生云

又按今汲冢周書漢志止名周書劉向以為蓋孔  
子所論百篇之餘故六朝人亦謂之尚書逸篇觀  
南史劉顯傳可見傳云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文字  
零落諸人無能識者顯一見曰是古文尚書所刪  
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

漢書藝文志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即安國所獻之壁中書也。次載經二十九卷。即伏生所授之今文書也。班固于四十六卷之下。自註曰為五十七篇。顏師古又于五十七篇之下。引鄭康成叙贊註曰。本五十八篇。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愚嘗疑不知所亡何篇。後見鄭康成有言。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則知所亡者乃武成篇也。今依共五十七篇叙次之。則克典一。舜典二。汨作三。九共九篇。十二大禹謨十三。皋陶謨十四。益稷十五。禹貢十六。甘誓十七。五子之歌十八。胤征十九。是為虞夏書。湯誓二十。典寶二十一。湯誥二十二。咸有一德二十三。伊訓二十四。肆命二十五。原命二十六。盤庚三篇二十九。高宗彤彤日三十。西伯戡黎三十一。微子三十二。是為商書。偽泰誓三十三。篇三十五。牧誓三十六。洪範三十七。旅葵三十八。金縢三十九。大誥四十。康誥四十一。酒誥四十二。梓材四十三。召誥四十四。洛誥四十五。多士四十六。無逸四十七。君奭四十八。多方四十九。立政五十。顧命五十一。康王之誥五十二。周命五十三。費誓五十四。呂

刑五十五、文侯之命五十六、秦誓五十七、是為周書  
以五十七篇釐為四十六卷。則克典卷一、舜典卷二、  
汨作卷三、九共九篇卷四、大禹謨卷五、皋陶謨卷六、  
益稷卷七、禹貢卷八、甘誓卷九、五子之歌卷十、胤征  
卷十一、湯誓卷十二、典寶卷十三、湯誥卷十四、咸有  
一德卷十五、伊訓卷十六、肆命卷十七、原命卷十八、  
盤庚三篇卷十九、高宗彤日卷二十、西伯<sup>戡</sup>黎卷二  
十一、微子卷二十二、偽泰誓三篇卷二十三、牧誓卷  
二十四、洪範卷二十五、旅獒卷二十六、金縢卷二十  
七、大誥卷二十八、康誥卷二十九、酒誥卷三十、梓材  
卷三十一、召誥卷三十二、洛誥卷三十三、多士卷三  
十四、無逸卷三十五、君奭卷三十六、多方卷三十七、  
立政卷三十八、顧命卷三十九、康王之誥卷四十、罔  
命卷四十一、費誓卷四十二、呂刑卷四十三、文侯之  
命卷四十四、秦誓卷四十五。百篇序合為一篇。卷四  
十六、凡此皆按之史傳、參之註疏、反覆推究、以求合  
乎當日之旧、始之而不得其說、則茫然以疑、既之而  
忽得其說、則不覺欣然以喜、以為雖寡昧如予、猶得

與聞於斯文也。詎不快哉。唐貞觀中詔諸臣撰五經義訓。而一時諸臣不加詳考。猥以晚晉梅氏之書為正。凡漢儒專門講授的有源委之學。皆斥之曰。安少不合於梅氏之書者。即以為是不見古文。夫史傳之所載如此。先儒之所述如此。猶以為是不見古文。將兩漢諸儒盡鑿空瞽語。而直至梅賾始了了耶。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在之君子。由予言而求之。予其心易其氣。而不以唐人義疏之說為可安。則古學之復也。其庶幾乎。

按百篇次第。鄭與今安國傳亦殊不同。鄭以咸有一德在湯誥後。孔則在太甲後。鄭以費誓在呂刑前。孔則在文侯之命後。鄭依賈逵所奏別錄為次。而孔則自為之說也。他若益稷或名棄稷。其小小抵牾。茲固未暇釐正云。

又按四十六卷之分。鄭以同題者同卷。異題者異卷。已釐次之于上矣。孔則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其同序者。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序。凡十二篇。只四卷。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康誥。酒誥。

梓材亦各三篇共序九六篇只二卷外四十篇  
各有序凡四十卷通共序者六卷故為四十六卷  
也然鄭註四十六卷原無武成而以百篇序實為  
末卷孔則有武成一篇自為序已足四十六卷  
之數故不便以百篇序復為一卷只得引之各冠  
其篇首曰宜相附近此則遷就之辭云  
又按虞書夏書之名實自孔安國傳始馬融鄭康  
成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無別而稱之者孔穎  
達所謂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是也即伏生

十虞傳夏傳外仍有一虞夏傳鄭康成序又以虞夏  
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曰三科之  
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及余觀夏揚子法言亦  
曰虞夏之書渾爾商書灑爾周書垂爾則  
皆可證西漢時未有別虞書夏書而為二者杜元凱  
五左傳註僖公二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言明試以  
序功三句註曰尚書虞夏書也則可證西晉時未有  
別虞書夏書而為二者逮東晉梅氏之書出然後  
書題卷數篇名盡亂其旧矣

第五

古文武成篇建武之際亡當建武以前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秘書其篇固具在也故劉向著別錄云尚書五十八篇班固志藝文尚書五十七篇則可見矣劉歆作三統理歷引武成篇八十二字其辭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sup>四</sup>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質之今

安國傳迥異無論此篇已亡而復出相距三百年中間儒者如班固鄭康成皆未之見而直至梅賾始得而獻之可疑之甚即其事迹時日亦多未合武王以

一月三日癸巳伐商二月五日甲子誅紂是歲閏二月<sup>庚</sup>寅朔三月己未朔四月己丑朔十六日甲辰望十七日乙巳旁之所謂唯四月既旁生霸是也粵六日庚戌是為二十二日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是為二十三日武王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是為二十七日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皆劉歆占之于象緯驗之

于時令考之于經傳無不昭合而後著其說如共班  
固所謂推法最密者也今後出之武成以四月癸生  
明為王至于豐其說既無所本以丁未祀周廟越三  
日庚戌柴望又与其事相乖且尤可議者古人之書  
時記事有一定之體召誥篇唯三月丙午朏越三日  
則為戊申頌命篇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則為癸酉  
所謂越三日七日者皆從前至今為三日七日耳非  
離其日而數之也今丁未既祀于周廟矣越三日柴  
望則為己酉豈庚戌乎甲子之不詳而可以記事乎  
夫一古文也劉歆見之于三百年前信而有徵如共  
梅賾獻之于三百年後偽而無稽如共學者將從遠  
而可信者乎抑從近而不足信者乎

按武王以一月三日癸巳伐商二十八日戊午師  
渡孟津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明日庚申二月朔  
四日癸亥至牧野五日甲子商王紂死三十日己  
丑晦大寒中明日閏二月庚寅朔共劉歆三統歷  
載之最悉者今安國傳于時甲子昧爽釋曰是克  
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孔穎達又從而傳之

曰二月四日者以歷推而知之也。又曰是月辛酉朔甲子殺紂果爾則己未冬至不得在晦日。與己丑大寒中不得在閏前之一日矣。推歷者固如是乎。杜元凱註左傳先修長歷據以正經傳甲子之誤。司馬公編通鑑亦用劉義叟長歷為之據。古大儒著書莫不精明歷理如女豈可為淺見寡聞者道哉。

又按周書世俘解云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若翼日辛亥祀于位越五日乙卯乃以庶祀餼于國周廟與武成篇合獨謂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王征伐商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成劉商王紂則大可議也。武王一月實為辛卯朔日月合辰在斗前一度故伶州鳩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晨星始見癸巳武王始葬戊午師度孟津明日己未晦冬至晨星在須女伏天龜之首故伶州鳩曰星在天龜其驗之于天文無不合者以辛卯朔推之則一月旁生魄當為丁未若翼日當為戊申豈丙辰丁巳乎即以丙辰



丁巳論當在一月之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古者師  
行三十里孟津去周九百里故自前月戊子師初  
發至其月戊午三十一日而後度孟津又五日癸  
亥至牧櫜甲子商王紂死其驗之于地理無不合  
者今以武王為二十七日始發是明日戊午即度  
孟津明日甲子即誅商王紂豈西師竟飛度邪甚  
矣作偽者之愚而且妄也周書本不足辯特恐世  
之學者不知三統歷所引為真古文而或以為出  
于周書余故且論之如庚云

又按三統歷引武成篇見漢律歷志班固分為三  
截唯十一月壬辰旁死霸為一截粵若未二月既死  
霸為一截唯四月既旁生霸為一截各以他語間  
隔之偽作古文者似止瞥見第一截援今武成而  
第二第三截竟爾遺闕顏師古註誤以為皆今文  
尚書之辭唯孔穎達指為逸書誠是但謂是焚書  
之後有人偽為者亦大謬  
又案朱子嘗疑漢志庚戌燎于周廟兩事剛日而  
宗廟內事非所宜用不如經文丁未合且庚戌至

乙卯僅六日間耳。三舉大祭數煩不敬，不知劉歆何所據而云耳。余謂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曲禮文也。果可為周—代之定制乎？果為定制，則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何解？祭不欲數，則煩。煩則不敬。祭義文也。不過謂春禘秋嘗各有定期，不得煩黷，非為初得天下事多創典。今日祭，其明日祭，彼者言果爾，則召誥周公丁巳用牲于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又何解？古者天子出征，所為類帝宜社諸祭，要亦不過數日間，即徧及，豈得拘祭不欲數，遂曠日持久，坐失兵機邪？余至此始悟。晚出武成，改丁未祀周廟者，歆合祭日，改庚戌柴望，不似漢志庚戌辛亥連日者，避祭不欲數之文也。然則其用心亦甚密矣哉。

又案朱子又疑燎非宗廟之禮，其或見周禮大宗伯職以禋燎祀，司中司命，觀師，雨師，而人鬼之禮，只有六享，不聞以燎，故致此疑。不知閻人掌大致祀，喪紀之事，設門燎，司烜氏掌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月令季冬之月，收秭薪菜，以共知廟及百

祀之薪燎。正用于宗廟。朱子亦偶忘失。以共知博考之難。

第六

三統歷引古文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今安國傳無誕資有牧方明一語。鄭康成註書序典寶引伊訓曰。載字在毫。又曰。征是三股。今安國傳亦無之。蓋偽作此篇者。止見孟子有引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毫。二語。遂援之。以為左驗。又以論語有百官總已。

以聽於冢宰。三年為居喪之禮。詩商頌有術衍我烈祖。為成湯之稱。今文召語有今王嗣受厥命。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為初。即位告戒之辭。論語又有無求備於一人。有侮聖人之言。周易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禮記有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有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孝經有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於四海。左傳有上天降災。有天禍許國。而假手于我寡人。墨子有引商書曰。嗚呼。古者有

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虫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  
住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  
住天下之合下土之葆有引先王之書鉅年之言也  
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有引先王之書湯之  
官刑有之曰其桓舞于官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綵  
貳衛小人否似二伯黃經乃言曰嗚呼舞佯黃言  
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日殄其家  
必懷喪荀子有引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  
上則明為下則遜淮南子有君子不為小善不足為  
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為大善不謂小不善為無傷也  
而為之小不善積而為大不善凡十餘條皆改竄拆  
裂補綴成之而不知其本文遺漏亦已多矣

按荀子所引書曰出君道篇其上文曰故因其懼  
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解其故因其喜也而入  
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謂為即繼以書  
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  
此之謂也語甚精得古大人格君心之道非伊尹  
不足以當而為作伊訓者乃改以為先王事云先

王從諫弗弗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語反  
淺近唐楊倞注荀子亦以共書曰為伊訓而不言其  
有不同者下辨於前而不義也王順而不德也  
又按治歷者以至朔同日為歷元班固律歷志遇  
至朔同日悉載之漢高帝八年十一月乙巳朔旦  
冬至十一月者漢承秦未改月十二月仍子月也  
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正月者周改  
月正月為子月也商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旦  
冬至十二月者商改月十二月為子月也或問周  
改月于春秋而徵之矣商改月于書亦有徵乎余  
曰亦徵于春秋左傳昭十七年梓慎曰火出于夏  
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班志謂武王以  
殷十一月戊子師初祭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  
殷十一月者建亥之月故後一月為周正月建子  
是也或者徒見蔡氏書傳謂三代及秦皆改正朔  
而不改月以太甲元祀十有二月乙丑為建丑之  
月商之正朔實在於此其祀先王者以即位改元  
之事告之不知此乃建子之月商之正朔不在於

其祀先王者以冬至配上帝之故也班志曰言  
雖有成湯等之服以冬至越弗祀先王于方明以  
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後九十五歲商十二  
月甲申朔旦冬至之餘分是為孟統可謂推法最  
密者矣而偽作太甲者求其說而不得以元祀十  
有二月為正朔遂以三祀十有二月亦為正朔祠  
告復辟皆當以正朔故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奉  
嗣王歸于亳不知商實改月未嘗以十二月為歲  
首曷為復辟于是月乎不然商夏不改月則十二  
月者建丑之月耳建丑之月朔旦安得有冬至而  
劉歆班固乃以為歷元而書之手余蓄疑凡數  
載久之方得其說故特著之以補顏師古漢註之  
缺且以正蔡傳之多誤也或又問予以十二月為  
建子則如孔傳所云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  
告是以崩年改元矣余曰崩年改元亂世之事也  
不容伊尹在而有之蘇子瞻既言之矣余豈以崩  
年為改元乎蓋成湯為天子用事十三年而崩則  
崩當于丁未大甲即位改元則改元必于戊申始

正月建丑終十二月建子所謂十有二月乙丑朔  
旦冬至配上帝者乃太甲元年之末非太甲元年  
之初也總之認十有二月乙丑為即位之禮不得  
不以十有二月為建丑知十有二月乙丑為至朔  
同日配上帝之禮又不容不以十有二月為建子  
矣或曰伊尹當即位之初祀于先王明言先王之  
德以訓太甲故曰伊訓余曰冬至以先王配上帝  
獨不可明言先王之德訓以太甲乎或又曰刘歆  
三統歷班固謂之為最密杜預謂之為最疏子何  
獨刘歆之是從乎余曰余亦非漫信刘歆也自古  
治歷者皆紛如聚訟莫有定論獨刘歆載武王伐  
紂時日徵之于國語伶州鳩太甲時日徵之于古  
文尚書余之從夫刘歆者亦以其原本經傳而從  
之也不然一三統歷也班固謂之為最密杜預謂  
之為最疏而唐僧一行又獨謂杜預之謬後人之  
議前人也如是余又将安所適從哉  
又按元祀十有二月孔傳以為改月是矣但踰月  
即位太甲稱元于湯崩之年子月則孔氏誤會書

序之文也不可從蔡傳以為踰年即位是矣但不  
改月又與歷法十二月至朔同月者不合亦不可  
從余故折衷于二者之間著為此論自謂頗不可  
易云是篇而事則定於入獄篇林所云是篇亦不  
又按墨子所引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出非  
樂篇雖未言其作於何時然左傳昭六年晉叔向  
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  
有爭心也杜預註曰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法豫  
設則民知爭端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  
政而作湯刑註曰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  
議事以制又曰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註曰周之衰  
亦謂之刑書謂之九刑又曰三辟之興皆叔世也  
註曰言刑書不疑於始盛之世則墨子所謂湯之  
官刑者正作於商之叔世其不為湯所制明矣而  
偽作古文者不能參考左氏止見墨子有湯之官  
刑字遂以為即湯所制而述於伊尹之口以訓太  
甲不知其時固未嘗有刑也昭二十九年晉趙  
鞅荀寅鑄刑鼎仲尼聞而非之曰晉其亡乎彼春



秋之末且然魯謂成湯盛矣而即豫設法以告下  
民哉或曰鞭作官刑自虞舜時已有何獨至湯而  
無官刑邪余曰湯之時五刑具在未嘗無官刑也  
獨所為三風十愆為官刑之條目有犯於此者則  
麗於官刑以勒為一書以豫告下民湯固未嘗有  
此制也或又曰杜預亦言著禹湯之法言則桓舞  
子官是謂巫風安知非即湯之法言邪余曰即湯  
之法言湯當時未嘗以麗之于官刑以勒為一  
書以豫告下民也故即九刑之作原於周公所為  
賊藏盜姦為大惡德有常無赦是也然說者猶謂  
此乃後世作九刑者託周公誓命之言以著於九  
刑之書非周公自為之書也現於周公則禹刑湯  
刑之作其必不出于禹湯可知矣其必不容述于  
伊尹之口以訓太甲抑又可知矣  
又按陳祥道禮書云漢律歷志引書伊訓曰太甲  
元年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以冬至越弗祀  
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凡三十字自云與今書不  
同愚謂不特與今書不同并與今漢書亦多寡互

異竊意祥道北宋人所見似足別本因思宋史繩  
祖學齋帖碑云左傳昭十年子皮曰夏書云欲敗  
度縱敗礼今左傳作書曰上無夏字而繩祖以為  
夏書似繩祖所見亦足別本今姑就二本證之益  
足見偽作古文者之脫誤云

第七

偽秦誓三篇或云宣帝時得或云武帝時得皆非也  
武帝建元二年董仲舒對策即引偽秦誓書曰白魚  
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鳥周公曰復我復我

則知此書出於武帝之前決矣或武帝時方立于學  
官故曰武帝時得亦未可知東漢馬融始竊疑之云  
秦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稽其事頗涉神怪得無  
在子所不語中乎春秋引秦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  
之國語引秦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孟子引秦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  
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秦誓曰獨夫受礼記引秦誓  
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  
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秦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

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畧卒  
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馬融之言如史逮晉東元帝  
時梅賾忽獻古文尚書有泰誓三篇凡馬融所疑不  
在者悉在焉人烏得不信以為真而不知其偽之愈  
不可掩也何也馬融明言書傳所引泰誓甚多弗復  
悉記畧卒五事以明之非謂盡于其五事也而偽作  
古文者不能博極羣書止據馬融之所及而不據馬  
融之所未及故墨子尚同篇有引大誓曰小人見姦  
巧乃聞不言也癸罪鈞墨子又從而釋之曰其言見  
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可謂深切著明  
矣墨子生孔子後孟子前詩書完好未遭秦燬且其  
書甚真非依託者比而晚出之古文獨遺其數語非  
一大破綻乎余嘗謂作偽書者譬如說謊雖極意彌  
縫宛轉可聽然自精心察之未有不露出破綻來者  
其如書之謂乎

或問偽泰誓三篇唐書僅存而宋史藝文志已無  
馬融鄭康成王肅所註尚書是偽泰誓已不傳蔡  
沈謂其亦知剽竊經傳所引蔡何從而知之乎余

曰以今度之蓋可知也如趙岐註孟子于天視自我民視云秦誓尚書篇名于我武惟揚云太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秦誓也與今秦誓不同則偽秦誓所剽竊有天視自我民視二語而無我武惟揚五語可知矣杜預註左氏于成二年傳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云大誓周書于襄公三十一年傳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云今尚書大誓無此文于昭二十四年傳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云今大誓無此語則偽秦誓所剽竊有商兆民離二語而無民之所欲紂有億兆夷人六語可知矣然晚出之古文除馬融所舉五事外亦知剽竊紂有億兆夷人即于墨子亦知剽竊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亦知剽竊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祀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崩天亦縱之棄而弗葆亦知剽竊於去登日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為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

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唯我有周受之  
大帝獨未及引小人見姦巧之言遂為逗漏然亦  
幸而有此逗漏矣  
或又問劉向說苑目錄篇引秦誓曰附下而罔上  
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  
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功善而黜惡  
也與武帝紀所載有司奏議語正同劉向親校古  
文秘典其引秦誓得毋即真安國書乎余曰非也  
安國得多二十四篇原無秦誓故偽秦誓在當時  
亦存而不廢至馬融王肅始覺其偽耳愚嘗笑偽  
作古文者正當據安國所傳篇數為之補綴不當  
別立名目自為矛盾然揣其意如作秦誓三篇則  
因馬融所舉之五事也太甲三篇則因禮記孟子  
左傳所引用也說命三篇則因禮記孟子國語所  
引用也以及仲虺之誥蔡仲之命君陳君牙莫不  
皆然蓋作偽書者不能張空券冒白刃與直自吐  
其中之所有故必依託往籍以為之主摹擬聲口  
以為之役而後足以售吾之欺也不然其書出于

魏晉之間去康成未遠而康成所註百篇書序明  
云其篇亡其篇逸。彼豈無目者。而乃故与之抵牾  
哉。蓋必據安國所傳篇目一一補綴則九九共九篇  
將何從措手耶。以其避難就易。雖自出于矛盾而  
有所不恤也。嗚呼。百五而下猶可以洞見其肺腑  
作偽者亦奚益哉。  
按近代鄭曉亦疑古文泰誓謂偽泰誓無孟子諸  
書所引用者。人遂不之信。安知好事者不又取孟  
子諸書所引用者以竄入之。以圖取信于人乎。其

見与余合嘗謂其即偽作鵩冠子也。柳宗元辨之  
曰人以賈誼鵩賦盡出鵩冠子吾意好事者偽為  
其書反用鵩賦以充入之非誼有取于鵩冠子決  
也。故非孟子有取于今古文泰誓亦決也。從來後  
人引前無前人引後。獨其乃前人引後。非後人引  
前。聊為點破。正可一笑。

第八

日食之變為人君所當恐懼脩省。然建子建午建卯  
建酉之月所謂二至二分日有食之或不為災其餘

月則為災然為災之尤重者則在建巳之月焉蓋自  
冬至一陽生至其月而六陽並盛六陰並消于其而  
忽以陰侵陽是為以日侵君故先王尤忌之夏家則  
瞽奏鼓鼗夫馳庶人走周家則樂奏鼓祝用幣史用  
辭雖名有四月十月之別皆謂之正月正月者正陽  
之月非春王正月之月也左氏昭十七年夏六月甲  
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也平子不知而止  
之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  
代鼓于朝其餘則否太史曰在共月也日過分而未  
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  
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鼗  
夫馳庶人走其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夫  
太史首言其禮在周之六月繼即引夏書以證夏書  
亦即在周之六月朔周之六月是為夏之四月可謂  
反覆明切矣其非二代同禮之一大驗乎而偽作古  
文者畧知歷法當仲康即位初有九月日食之事遂  
於胤征篇撰之曰罔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  
鼓鼗夫馳庶人走不知瞽奏鼓等禮夏家正未嘗用

之於九月也是徒知歷法而未知夏之典禮也或又有曲為之說者曰夏質周文故禮亦異不知三代典禮有從異者亦有從同者有當革者亦有沿者其正沿也而同之禮也即以上文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非襄十四年師曠所引夏書之文乎考之周禮小宰之職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周之正歲即夏之正月同為建寅同徇以木鐸其非二代同禮之又一大驗乎噫作古文

者自謂博考經籍採摭羣言而往不博而或不能精採百而或有時漏一故多留破綻於後以來後人之指議吾安得起斯人而面問之哉

特

按己月之為正月不時見于左氏已見於詩小雅所謂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是也若以夏寅月周子月當之其繁霜曷足為災異哉正陽日食為古所尤忌不不時見於左氏又見於詩小雅集傳蘓氏所謂純陽而食陽弱之甚十月純陽而食陰壯之甚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詩人以為不孔

陰



之醜是也其說皆与左氏互相發明故并著之  
怪胡安國傳春秋于莊二十五年六月日食鼓用  
牲于社不從左氏正陽之義而反遠引胤征九月  
日食磬奏鼓之禮若以凡日食即當然者豈誠以  
左氏為浮誇而以古文尚書為真合夏之典禮也  
抑

又按仁山金履祥通鑑前編曰兵法莫整於胤征  
曰先時殺无赦不及時者殺无赦也莫仁於胤征  
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也莫勇於胤征曰威克厥

愛允濟也武之大畧也愚請得而證之曰先時  
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也荀子君道篇所  
引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是整乃

見於荀子也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也出易離卦上  
九爻辭曰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是  
仁乃見於易也威克厥愛允濟也出左傳昭二十  
三年公子光曰吾聞之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  
是勇乃見於左傳也凡晚出之古文所為精詣之  
語皆無一字無來處独惜後人讀書少遂謂其自

你其語耳譬之千金之裘徒從其毛而觀之未有  
不愛其白且粹者苟反其皮而觀之然後知其白  
且粹者非一狐之腋之力乃集衆腋以為之也晚  
出之古文何以異矣哉  
又案左氏引夏書雖云日食曲禮未知的在何王  
之世故劉歆三統歷不載而後造大同曆者始推  
之為仲康元年唐傅仁均等又以為五年癸巳疑  
皆出晚出書傳會為其猶劉原父七經小傳謂詩  
皆夏正無周正自鄭箋十月之交云周之十月夏

之八月後造曆者于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果日  
食矣疑出於傳會卓哉特識可盡掃一切余謂其  
二事頗堪作對

第九

文有承譎踵謬歷千載莫覓其非而一旦道破令人  
失笑者古文大禹謨臯陶邁種德：乃降二句是也  
孔安國傳其二句曰邁行種布降下也言臯陶布行  
其德下洽於民也陸德明音曰降江巷反據其則德  
乃降之降當音絳不當胡江切音訏蓋可知矣然左

氏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邾。降于齊師仲慶父請  
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我之由夏  
書曰臯陶邁種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  
還杜預註臯陶邁種德一句曰夏書逸書也註德乃  
降一句曰言苟有德乃為人所降服也孔穎達疏曰  
杜謂德乃降謂莊公之語故隔從下註據此則德乃  
降之降當胡江切音註不當古巷初音絳又可知矣  
且必音註方与上文邾降于齊師經文邾降于齊師  
相合一部左氏引古人成語下即從其末之一字申  
解之者固不獨莊八年夏為然也宣十二年君子引  
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遄歸。於怙亂者也夫襄三十  
一年北宮文子引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之實  
難昭十年臧武仲引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之  
謂甚矣皆其例也又不獨左氏為然也中庸卒章引  
詩曰德輶如毛。猶有倫亦其例也若必以德乃降  
為書語則毛猶有倫亦應見於烝民詩矣何未之見  
也且己苟有德乃為人所降服者亦不獨見於莊八  
年夏而已也僖十九年載文王伐崇退而脩教而崇

始降僖二十五年載文公圍原退而示信而原始降  
昭十五年載穆子圍鼓既令之以殺叛復令之以知  
義而後從而受其降皆其義也凡德乃降之為莊公  
釋書之語皆歷、有證而偽作古文者一時不察并  
竄入大禹謨中分明現露破綻而千載之人徒以其  
為聖人之經也而莫之敢議噫孰知此作古文者固  
已從而自道破矣曰作偽心勞日拙

或問正韻云降胡江切服也說文亦作降又下也  
詩召南我心則降大雅福祿攸降皆讀作平聲是

平聲音內亦有下也之解安知大禹當日云德乃  
降不讀作平聲而孔穎達非誤音之乎余曰即與  
平聲音相通而於左傳所引上下之文義終有不  
得而通者二十五篇之書所采集剝拾他書因而  
與其文義相背馳者固不獨德乃降而已也孟子  
象曰鬱陶思君爾汝象之辭忸怩則叙事之辭國  
語晉平公欲殺豎襄叔向曰君其必速殺之勿令  
遠聞君忸怩顏乃趣赦之註曰忸怩慙貌是其證  
也今竄入五子之歌中日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

惛以鬱陶惛惛并為一人口氣不失却孟子之文  
義乎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武王之辭  
若崩厥角稽首則叙事之辭今竄入泰誓中篇中  
曰罔或<sup>無</sup>畏寧執非敵百姓懍若崩厥角皆以為  
武王口氣不愈失孟子之文義乎且詳玩其所引  
王曰自是至高却慰安商百姓之辭其與河朔誓  
師固絕不相蒙者也史記周本紀載武王至高國  
商國百姓咸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百  
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即

其事也偽作古文者既不辨古人文字有議論夾  
叙事之辭又不辨武王時事有誓師弔民之不同  
而一槩混置為謬已甚世猶以其為經而交相贊  
余烏亦可謂矮人之觀場矣

第十

書有句讀本宜如是而一旦為晚出古文所割裂遂  
改以從之者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  
政三句是也何晏集解引漢包咸註云孝乎惟孝美  
大孝之辭是以書云為一句孝乎惟孝為一句友于

兄弟為一句晉夏侯湛昆弟誥古人有言孝乎唯孝  
友于兄弟潘岳閑居賦序孝乎唯孝友于兄弟也  
拙者之為政也是其證也偽作君陳篇者竟將孝乎  
二字讀屬上為孔子之言歷覽載籍所引詩書之文  
從無以等句法然則載籍中亦有孝乎唯孝句法耶  
余曰有之仲尼燕居子貢曰敢問將何以為其中者  
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禮乎禮非以等句  
法和偽作古文者不又於句讀間現露一破綻耶

按漢書卷之九

淳熙九經本點斷句讀號稱

精審亦以孝乎唯孝四字為句先以真宗命廷臣  
撰弟子贊張齊賢贊曰孝乎唯孝曾子稱焉則知  
改從君陳篇讀者自朱子始

又案史記淮陰侯列傳蒯通曰時乎時不再來揚  
子法言有習乎習雜乎雜辰乎辰才乎才也此句  
法陶淵明卿大夫孝傳贊孝乎唯孝亦與夏侯潘  
傳同

又按梅氏鷹亦謂君陳篇上竊國語令德孝恭之  
文下輯論語唯友孝于兄弟等語以頗重複遂去

孝乎二字若為釋書者之辭試思凡引書云書曰  
之下會有自為語氣者乎然則子張曰書云高宗  
諒陰三年不言竟斷書云高宗四字為句文理尚  
通乎朱子集註不聞致疑總緣歷於古文耳余嘗  
謂朱子固受校人之欺其一爾  
又案論語所引書未知的出何篇偽作者竄入君  
陳篇中亦有故蓋見鄭註禮記坊記云君陳蓋周  
公之子伯禽弟也意其人為周公之子伯禽之弟  
必孝且友故以二語實之又嫌太突不便接君陳  
特裝上惟爾令德孝恭一語為贊下方泛論孝之  
理必友于兄弟能施于政令即以本題尹茲東郊  
從政字生下湊泊彌縫痕跡宛然

第十一

兩書有本出一處而偶為引者所增易實與義無妨  
者孟子齊人取燕章書曰僕我后、來其蘇宋小國  
章書曰僕我后、來其無罰是也觀兩處上文其辭  
皆同而又首引書曰湯一征自葛始他日引之輒易  
一為始易始為載此乃古人文章不拘、處亦何得

疑其出于兩書邪不得疑出于兩書而奈何后来其蘇既竄入仲虺之誥中后来其無罰後竄入太甲中篇中邪偽作古文者不又于其現露破綻邪

按書序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金仁山謂史記殷本紀載湯征之辭而不類蓋非湯征之旧文也孟子引亳衆往耕之事疑出於書愚嘗嘆為確識因悟葛伯仇餉一語繫於亳衆往耕下似即為古湯征書而湯一征自葛始亦應為其文今俱竄入仲虺之誥中自非且尤怪孔安國傳

于葛伯仇餉釋曰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夫晚出古文分明從孟子勦取書語及作傳不曰亳衆曰童子而泛曰和農民若似葛伯所殺為即其葛人于湯無涉而乃故與孟子違者正以掩其勦孟子之迹也噫作偽者之用心如此究將誰欺乎

第十二

一書有被引數處雖微有增易義則歸一者墨子之引仲虺之告于非命三篇是也非命上篇仲虺之告



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龍其喪厥  
師中篇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  
帝式是惡用闕師下篇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  
天命于下帝武是增用爽厥師三處下文墨子皆各  
從而釋之曰女言桀執有命湯特非之曰喪師曰闕  
師曰爽師女豈吉祥善事而偽作古文者嫌與已不合  
易之曰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孔安國傳曰爽明也用  
明其衆言為主也不與墨子悖乎夫以墨子引之  
復如女釋之確如女而偽作者不又現露一破綻

邪

按又有一書被引數處雖小有同異辭則甚古者  
墨子引太誓紂夷居一段是也天志中篇云紂越  
厥命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  
有命無廖俾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非命上  
篇云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視不祀  
乃曰吾民有命無廖非扁天亦縱之棄而弗葆非  
命中篇云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  
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繆其務天不亦棄縱而

不葆今晚出古文于棄厥先神祇不祀下增犧牲  
粢盛既于凶盜二句以合箕子之言刪去天亦縱  
棄紂而不葆一句以便下接孟子書豈墨子所見  
乃另一太誓乎亦可謂舛矣  
又按仲虺之誥又有四句兩見引左傳雜間倒置  
辭則相合者襄十四年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  
固存國之道也襄三十年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  
亡固存國之利也是也晚出古文止緣上有祐賢  
輔德顯忠遂良与下推亡固存皆四字句亦去原

文兩者字之字以相配又以良亡韻協遂易國之  
道也為邦乃其昌亦韻協其本無韻而忽韻与後  
墨子本有韻而不韻皆同一妄作

又案宣十二年隨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云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均曰於鏢王  
師遵養時晦者昧也上引兼弱攻昧成語次即引  
書詩語以條釋之可見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各有  
所出非如今同出仲虺之誥也襄公傳兩引皆有  
者字之字今忽櫟括為一句亦古人文之常但未

有本出一書而錯綜割裂如隨武子其等引法者  
然則隨武子既不妄則晚出古文妄可知矣  
又案今仲虺之誥非獨誤會用爽厥師亦且誤用  
式商受命今文立政篇商欽罰之乃伴我有夏武  
商受命奄甸萬姓是言我周用商所受之命而奄  
甸萬姓焉非若仲虺之誥竟貼上帝言用商受王  
命一代商興一商興其相反又有如矣者

第十三

書有古人纔引忽隔以他語亘千載莫能知而妄入

古文中庚續之者五子之歌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  
于河是也左氏襄四年晉侯欲伐我魏絳曰勞師於  
我而弗救陳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  
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魏絳遂  
不便復引夏訓止據其事以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  
后羿自鉏遷于窮石云々未引虞箴仍及在帝夷羿  
冒于原獸矣乃古人文章密處今試思有窮后羿下  
其語可得乎不可得知果是因民弗忍距于河而  
魏絳將引其鶻突語以告悼公乎矣又當為一破綻

耳  
其或問有窮后羿在五子之歌為夏書與夏訓少別  
安知非各見者余曰偽作者正以夏訓為夏書篇  
中一則曰皇祖有訓再則曰訓有之國語引民可  
不近也而不可上也為書曰五子之歌則以為與皇  
祖訓故可驗其一視之

按杜註夏訓有之曰亦云夏訓夏書

又案梅氏鷹謂孔穎達疏左氏以有窮后羿為即  
五子之歌文非是蓋彼不考下文故下文公曰后

羿何如至有窮由是遂亡凡四十六句初未嘗言  
太康淫于田即辛甲為虞箴亦專以責羿耳太康  
無預魏晉間書出始以后羿之田轉而為太康之

田胡不思離騷曰啟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  
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手家術蓋以淫樂  
失其國者不援以為據而輒妄及左氏何哉

又按大興王源崑繩謂予古人鍊句簡奧千奇百  
變然未有為截半句法者有之自左傳始襄二十  
五年崔杼慶封為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

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  
是與有如上帝蓋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  
帝讀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辭故所不與崔慶者雖  
是一句却只半句遂截其下而以晏子仰天接之  
此句法之尤奇者予謂與與襄四年亦頗相類故  
并載云

又按王恭簡樵云周公以立政之道得人為本是  
以率羣臣將有言于王而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  
天子王矣羣臣用皆進戒曰王左右之臣有牧民

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  
司曰準人三事之外掌服噐者曰綴衣掌禁衛者  
曰虎賁羣臣之辭未畢周公歎息言曰美哉其官然

知憂得其人者少哉周公與羣臣之言錯互相足  
古書無此辭蓋史官在旁親見而記之所謂堪畫  
者也觀篇末周公呼太史而告以司寇蘓公一段  
益知此篇蓋記于即時者可謂鈔解合上左氏觀  
之所不與崔慶者下可揣而得其辭有窮后羿下  
終不可得知綴衣虎賁下周公又歷歷補出趣馬

小尹等蓋同一文辭其間種々變殊至漢霍光傳尚書令讀羣臣奏至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為人臣子當悖辭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十石綬云前後仍是一篇奏文惟間以叙事少斷與上三者又不同

第十四

書有古文今文與自西漢時始然孟子時固無有也無有則同一百篇而已矣何孟子引今文書由今校

之辭既相符義亦脗合及其引古文書若秦誓上秦誓中武成辭既不成而句讀隨異義亦不同而甚至違反試為道破真有令人失笑者焉孟子引今文者

六時日害喪二句若保赤子舜流共工于幽州

五句王二十有八載五句殺越人于貨三句享

多儀四句唯竄三苗竄作殺罔不讓上有凡民二

字然許氏說文引周書正作凡民罔不慤亦可證非

孟子自增之也至天降下民為書辭玩其文義似應至武王耻之止今截至曷敢有越厥志趙岐讀其助

上帝寵之為句四方字屬下今以寵之四方為句有  
罪無罪下削去唯我在三字以予字代天下是書原  
指民言今竟指君言矣有攸不為目一段截去首句  
東征上增肆予二字綏厥士女下復出惟其士女紹  
我周王見休一句變作昭我周王天休震動二句其  
不同至如此然猶可言也若義理之抵牾叙議之錯  
雜則未有如前所論王曰無畏一節者也豈孟子逆  
知百餘年後書分今文古文而于古文特多所改竄  
抑孟子當日引書原未嘗改竄故今以真書校之祇  
覺其合而晚作偽書者必須多方改竄以与己一類  
而遂不顧後有以孟子校者之不合和矣又一大破  
綻也

按朱子云當時伏生是濟南人晁錯潁川人止得  
於其女口授有不曉其言以意屬讀其載在史者  
然而傳記所引却与尚書所載又無不同又云今  
觀孟子引享多儀出自洛誥却无差則可證孟子  
引書原未嘗改竄之說

又案馮班定遠嘗熟錢氏之門人也言顏註伏生

傳鼂錯往受書事引衛宏定古文尚書序為妄藝  
文志尚書經二十九卷伏生所傳者又志秦燔書  
禁學伏生獨壁臧之漢興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  
魯之間云壁臧而求之得二十九篇是伏生自有  
本不假口傳明矣儒林傳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  
陽生歐陽生字和伯子乘人也事伏生夏侯都尉  
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傳勝則是  
歐陽夏侯二家漢人列於學官者自是伏生親傳  
非鼂錯所受之本明矣又伏生有孫以治尚書徵

伏生有孫則應有子何至今女傳言若其子幼不  
能傳書則伏生年已九十餘安得有幼子乎且其  
女能傳言亦應通文字何至鼂錯不能得者且十  
二三乃以意屬讀之和余曾身至濟南潁川其語  
音絕不相遠雖古今或異大略亦可知何至言語  
不相通和衛宏且勿論顏註漢<sup>書</sup>號為班氏忠臣亦  
贅列斯語疑誤至今殊可怪耳  
又按梅氏鶩亦謂吳才老云伏生得於既耄之後  
為失考朱子于古文言壁臧今文則言暗記亦是



受校人之欺論正與馮氏合蓋漢定伏生即求其書以教于齊魯之間不待孝文時始然生未耄也今文二十八篇亦從屋壁得之手授之其人非待鼂錯未始背誦衛宏說妄也凡此等皆遠勝先儒者

又案書大序云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亦足魏晉間衛宏令女傳言教錯之說盛行故撰序者抹入而不覺其於史文相背劉歆有言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

其書具在曾口授云乎哉

第十五

左氏春秋內傳引詩者一百五十六引逸詩者十引書者二十一引逸書者三十三外傳引詩者二十二引逸詩者一引書者四引逸書者十蓋三百篇見存故詩之逸自少古書放闕既多而書之逸自倍于詩也何梅氏二十五篇出向韋杜二氏所謂逸書者皆歷具在其中為逸書者僅昭十四年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一則而已夫書未經夫子所刪不

知凡幾及刪成百篇未為伏生所傳誦尚六十九篇  
其逸多至如女豈左氏於數百載前逆知後有二十  
五篇而所引必出于女邪抑女二十五篇援左氏以  
為重取左氏以為料規模左氏以為文辭而凡所引  
遂莫之或遺邪女又一大破綻也

按左氏所引詩皆指及其成句者若他篇名章名  
與其人自作詩尚不在其數何以為自作詩隱元  
年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莊公自作詩也大隧之  
外其樂也洩、武姜自作詩也僖五年狐裘尫茸

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士薦自作詩也至昭十二年  
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乃子革所引非自作例故  
故入于逸詩中周語武王支之詩亦然

又案左氏所引書定四年有伯禽以命魯公有唐  
誥以命唐叔伯禽唐誥皆逸書篇名并不見今百  
二篇序中則知古逸多矣

第十六  
小戴禮記四十九篇引詩者一百有二引逸詩者三  
引書者十六引逸書者十八逸少逸多之故猶左氏

也逮梅氏書出而鄭氏所指為逸書皆全。登載无一或遺。其露破綻亦与許左氏相侔。予獨怪其不特規摹文辭抑且標舉篇目如見六引說命則撰說命三篇四引太甲則撰太甲三篇三引君陳則撰君陳篇以及引大誓撰泰誓引君雅撰君牙至引尹吉曰不知為何書綠康成所受十六篇有成有一德知其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出其中故註曰吉當為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為成有壹德今亡其確指如此果爾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既竄入咸有一德中何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均為尹吉日而竄入太甲上篇中耶不又與向所論孟子同破綻耶

按鄭註說命君陳皆云今亡註狸首詩云今逸蓋以射義曾孫侯氏八語為即狸首故則其咸有一德宜云今逸不宜云今亡疑亡字誤或難予古人受書有先後鄭註儀禮記未見毛詩傳故註所引詩与毛異自云後得毛傳乃改之安知註禮記時不尚未見古文尚書乎然予考之本傳殊不然

從東郡張恭祖受禮記古文尚書等二書之見蓋  
在同時及久之遊學歸遭黨錮杜門脩經業注禮  
黨禁解注古文尚書毛詩又見之鄭君自序註  
雖先有後而受書實在同時非毛傳比康成號為  
接顏一見終身不忘者安得有忘其為字誤固決  
然耳

又案鄭註書有亡有逸亡則人間所無逸則人間  
雖有而非博士家所讀杜氏註統名<sup>為</sup>逸其微別

又案鄭註緇衣君奭云今博士讀為厥亂勸寧王  
之德也即伏生所傳歐陽夏侯所註尚書立於學

官者東漢毛詩未立小雅都人士首章：六句二

十四字惟毛氏有之三家則亡故服虔於集十四

年左傳引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註云逸詩蓋以非

今博士所讀遂逸之虔非不知出於毛詩也者

又案古人學以年進晚而觀書益博然于前人所

註述有及追改者亦有不復改定者要當隨文參

考如鄭註鄉飲酒<sup>禮</sup>閔雎鵲巢鹿鳴四牡之等皆取

詩序為義緇衣彼都人士狐裘黃黃之詩云毛氏  
有之也即鄭志所謂後得毛傳乃改之也註鄉飲  
酒禮南陔白華黍云小雅篇也今亡其義未聞坊  
記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云也衛大夫定姜之詩也  
又鄭志所謂後得毛傳書古義當然記注已行不  
復改之是也凡此總緣歐陽公有言庶幾以見予  
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  
又案東坡紀年錄元符三年六月晦無月破宿大  
海中勢甚危險起坐四觀所譟易書論語皆以自

隨而世未有別本拊之而嘆曰天未歆喪是也吾  
儕必濟已而果然乎予每嘆古人之以著述免患  
難如也癸亥秋北將上先四五月間淨寫此疏證  
第一卷成六月攜往吳門於二十二日夜半泊武  
進郭外舟忽覆自分已無生理惟私念曰疏證雖  
多副本在京師然未若此本為定天其或不歆示  
後人以朴手吾當邀東坡例以濟越次日達岸往  
告吾友陳玉璫賡明賡明喜曰此盛事不可以不  
記因記于此

信因信于此

吾吾其新王基氣即氣即喜曰此蓋傳不可也

外入油林卡吾當遠東知何以備遠次日其其

身陪本古京兩期未成其本無意天其延不遠示

越帝也無國數自今古無主與期味念曰臨登

取一表進六日許其門依二日其其成方

取時此表亦極其向土夫曰在月國象畫此臨

衛心德也而果無中不其期士人上心其其意

尚書古文疏證終本附之而歸曰天其其



